

惠州文脉【花地·西湖】

千年古刹 明月寺

□胡玲

六月芒果香

□夏杨

古诗中的炎炎夏日

□林楚荣

水荫路的芒果熟了，碰巧路过的人要小心，微风吹过会有果子当空飞落。若是被未熟的青果砸一下，顶多疼上两分钟；若碰巧是个熟透了的果子飞过来，会在你身上印一朵散发果香的小黄花！

在一年到头气温变化不足以彻底改变植被色彩的南国广州，对我来说，芒果树的成长多少标示出一点点季节变换的轨迹。每年看着道旁的芒果树开花、结果，又慢慢长大，变成黄绿的或黄黄的挂在枝头，我便意识到，又是一年盛夏季节到了。

在广州，你若不去留意这细小的变化，季节给人的感觉实在不甚分明。相对来说，芒果已算得上有些季节感的植物了。若看岭南佳果之一的木瓜，就更显得“糊涂”。它一年到头都在开花、结果，春耕与秋收的故事在一棵树上同时上演！

当然，这只能表扬人家“勤劳”。稻米在南方都是一年三熟，这对北方种小麦的农人来说，是难以想象的。地处亚热带和热带地区的南国，一年多次开花结果，或者边开花边结果的植物多了去了。或许，这是造物主特别眷恋南国的小心思，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。

广州被称为“花城”，在我看来，不只是因为这里花多，还因为许多花长到这里后，就不再受季节的约束，一年到头都在忙不迭地开花。比如桂花，在北方是十月吐蕊，故有“金秋十月，丹桂飘香”的俗语。然而一到南方，它们就热情高涨，即便自己不是以勤花著称的四季桂，也能一年多次开

花，家里种上一棵，几乎春夏秋冬都花香绵延。当然，这也给像我一样自小长在北方的新客家们带来了一丝遗憾。在北方四季分明，气温和物事都随着季节变化，春夏秋冬，各有各的美景，人的生命体验也随着季节变化，生出多种况味。然而在南方，春天和秋天都只在太阳出来与否的转瞬之间，冬天带来的，也不过是几场凉凉湿湿的雨而已。在这里，季节几乎被简化成了阴晴变换，春秋和冬季把大把大把的时间，都慷慨地交给夏天支配了。

如此这般，一年四季带来的变化不够大，时间流逝也显得更快，似乎一年仅过了一季就过完了。如果再过得混沌些，或者你过的是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的生活，那么，几年的时光，也会被不经意间当作一季过了！

所以，如果可以选择，或者有一天可以选择了，我还是愿意常住在四季分明的北方。春花、秋月、夏雨、冬雪，同样是一年的时光，生活会多一些况味，也多一些生命体验。当然，这也只是我的偏见而已。南方北方各有好处，是不能一概而论的。如今我把家安在芒果树下，只能看着枝头的花儿从无到有，芒果从小到大，在忙碌混沌、不看日历的时候，我会在潜意识中以此估算，时光的脚步已迈到了哪个季节。

一如小时候，四季在我印象中的时间锚点，就是梨花开的时候、知了叫的时候、树叶黄的时候、雪花落的时候……

夏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一个节气，表示炎热的夏天已经到来。《恪遵宪度抄本》云：“日北至，日长之至，日影短至，故曰夏至。至者，极也。”说的是夏至这天，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，几乎直射北回归线，夏至之名由此而来。夏至以后，即将开始一年里最热的天气——伏天。盛夏烈日炎炎，古代诗人文思泉涌，留下的佳作颇多。

夏至日，万物繁茂生长，更需雨水滋润。农民们希望在夏至时能够下足雨，以保障秋季的丰收。宋代文学家苏辙在《五月十九日夏至喜雨》中表达了这一愿望：“一旱经春夏已来，好雨连宵晓未收。气爽暂令多病喜，来迟未解老农忧。力耕仅是公家取，遗秉休违寡妇求。时向林间数新竹，笋龙腾上欲迎秋。”夏至的午后或傍晚，常会有一阵雷雨，骤来疾去，唐代诗人刘禹锡在《竹枝词》中巧妙地比喻这种气候特点，写出了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”的佳句，别有一番意趣。

夏至时节，阵阵热浪，伴随着越发的蝉鸣的蝉叫声。唐白居易在《六月三日夜闻蝉》中写道：“微月初三夜，新蝉第一声。乍闻愁北客，静听忆东君。我有竹林宅，别来蝉再鸣。”无论是早晚，蝉儿总是聚集在堤边的柳树，或路旁的树上，永不疲倦地“知了知了”唱个不停，而知池塘里也已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了……

夏至太热，去消暑避伏吧。唐代诗人韦应物在《夏至避暑北池》说：“昼暑已云罢，宵漏自此长。未及施政教，所忧变炎凉。公门日多暇，是月农稍忙。高居念田里，苦热安可当。

夏至，一年中最灿烂的一天，虽然这耀眼的瞬间，终究会过去，可这最光明灿烂的日子，是经历了秋冬春的超长等待，即如人生，在经历了无尽的等候，总会迎来美好。夏至，活在当下，生活也当如夏花一样绚烂绽放。

夏至，一年中最灿烂的一天，虽然这耀眼的瞬间，终究会过去，可这最光明灿烂的日子，是经历了秋冬春的超长等待，即如人生，在经历了无尽的等候，总会迎来美好。夏至，活在当下，生活也当如夏花一样绚烂绽放。

石湾镇，惠州工业重镇，全国综合实力百强镇。很多人说，到了石湾，如果不游明月寺，则不算到过石湾。在这个工业为底色的现代化小镇里，明月寺是一抹古色古香、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鲜亮色彩。

近日，我来到慕名已久的罗浮古寺——明月寺。明月寺地处石湾镇铁场村。古时候，这里梅林如海，花开似霞，香飘万里，故又名梅花村。关于梅花村，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。

唐朝时期，文学家柳宗元在《龙城录》中，书写了隋朝赵师雄游罗浮山时，夜里梦见在梅花村遇见梅花仙子，和她月下对饮，醒来发现自己睡在梅花树下，原来只是南柯一梦，伤感不已。于是，“师雄醉卧梅花”的故事便流传开来。

北宋绍圣年间，大文豪苏东坡被贬至惠州，刚来不久，就写下了闻名遐迩的《咏梅诗》，其中有一名句“罗浮山下梅花村，玉雪为骨冰为魂”，写的正是这里。

明月寺坐北朝南，掩映在繁茂葱绿的大树之中，显得遗世独立，雄伟庄重。明月寺，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啊，让人不禁浮想联翩，想起王维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清幽静谧，想起辛弃疾的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”的明净悠远，又想起李白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的意味深长，似乎关于“明月”的诗词都是恬静美好的，就如眼前这明月寺，寺如其名，清静、神秘，富有禅意。

大殿前的石碑上雕刻着“罗浮初地”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。古代交通不便，游罗浮山要路经梅花村，会在明月寺休息或留宿，然后乘坐车马方可到达，于是，明月寺有了“罗浮初地”的美誉。漫长的岁月里，明月寺吸引了众多名人墨客到访，他们吟诗作对，留下了许多锦绣华章。

岁月的风尘没有掩埋明月寺的辉煌。明月寺建立于唐天宝三年(744年)，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。岁月变迁，罗浮山周边不乏一些古寺在风雨侵袭和战火动乱中湮灭，而明月寺保存完好，游客如云，位列罗浮五寺之一。

进入寺庙，但见里面古树参天，建筑群美轮美奂，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的意境尽显，一种远离尘嚣、与世无争的感觉在心中油然而生。最前面，是气势恢宏的大雄宝殿，红石青砖砌成，大殿四角均为走廊。殿内，金碧辉煌，清幽香氲，一尊雪白的观音塑像端坐于莲花宝座之上，慈眉善目，不怒而威，静静俯视着天下芸芸众生。殿中四周布满壁画，画工精湛，笔法细腻，线条清晰流畅，画面色彩鲜艳，光彩照人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大雄宝殿后面是“万佛楼”，楼高三层，仿宋朝建筑风格。红色的外观，雕梁画栋，门窗上均有古典精致的雕花作装饰，分外赏心悦目。顺着楼中的青石板台阶直上三楼，梅花村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尽收眼底。站在走廊中，缕缕清风拂面而来，让人顿觉神清气爽、心旷神怡。突然，我闻到风中飘来缕缕清香，那香气清新淡雅，浓而不艳。循香望去，一棵棵巨大的龙眼树就伫立在楼前，花开正盛，嫩黄的莲花仿佛点点繁星，静卧于青枝绿叶中，吸引了蜜蜂、蝴蝶前来采蜜偷香。



激情

□汪琪

起参加活动，双方有过短暂交流，这也为他贬损我提供了素材。他大肆嘲笑我天南海北海量发文，以稿费维持窘迫的生活。那一刻，我愕然无语。

真是一日受尽荣与辱，我也庆幸自己在大起大落、荆棘缠绕的人生坎途中，犹如釜底抽薪般磨砺出了一颗强大的内心。那种瞎子摸象式的评价与赞誉，犹如一万多个读者心里有一万个哈姆雷特。我告诫自己心定如山，任他人如何评议，我自岿然不动。哪个人的人生是他人能左右的？正如我从事心理

瓜棚豆架，夕光渲染，读明清小品，内心一片波光潋滟。纸围屏风，竹床石枕，一卷诗书，倚枕而读。“藤悬读书帐，藤蔓攀树，读书消夏。轻暖清茶，心如幽潭，脾脏魂魄皆冰雪，清凉之气漾出心底，品出悠悠夏韵和禅意人生，时时走进王维“漱流复濯足，前对钓鱼翁”的闲逸里。

晚风清凉，家人围坐，嚼青螺，剥嫩菱，啃西瓜，嚼浆饼，其乐融融。西瓜或水瓜在井水里浸泡过，沁凉爽口。此种情趣，正如汪曾祺笔下所叙：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，下午剖食，一刀下去，咔嚓有声，凉气四溢，连眼睛都是凉的。

月下风物，素白而朦胧，宛若一阙宋词小令。汪曾祺说：夏日的黄昏，就着猪头肉喝两酒，拎个马扎晃悠到一个荫凉树下纳凉，该是人生莫大的享受。在老家，喜欢黄昏里邀二三布衣，院中小酌，把酒话桑麻。我村上猪肉、盐水鹅、猪耳朵，烧上丝瓜汤，腌上西红柿，炒个清水螺蛳。我们喝着冰啤，抽着烟，说着积郁已久的

心里话。清风明月相伴，蛙鼓虫鸣萦耳，杯盘狼藉，“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”。夏夜萤火虫，月色清澄，薄如蝉翼。我喜欢面朝东窗，凝望竹影摇曳，清幽疏朗，虚怀若谷，宛若家家山水，渐渐走进“风来笑有声，雨过净如洗。有时明月来，弄影高窗里”的美妙境界。吟哦“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。舒舒纠兮，劳心悄兮”的诗句，心中浩茫，乡愁空阔无边。更觉夏月透出温情之光，夏夜变得缠绵悱恻。

我喜欢到门前小桥下纳凉。吹荷风，听蛙鸣，沐月光，怀古今，愉悦而清凉。流水和桥影依旧，湮没了许多人和事，令人心有戚戚焉。桥上纳凉人少，也有几位老农捧着饭碗，边吃边聊。我和他们拉家常、谈农事。月光映水，迷离闪烁，恍如梦境。

心远地自偏，心静自然凉。人们享受着空调电风扇怡人的凉爽，却忽略了乡风民情的渲染、菱荷菖蒲的滋润。雅事生清凉，守一份淡然，伴一缕乡愁，夏日诗意而从容。

母亲的银发簪

□侯淑荷

那日，我穿了一件中式的裙子，母亲见了说：“穿这样的裙子，头发要用簪子挽起来才好看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改天我买一个试试。”母亲却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枚小木匣子，木匣子里面是一枚银发簪，簪子古朴雅致，簪头是一朵含苞待放的玉兰花。我把长发用发簪挽起，真的很好看，配上我的裙子，更是平添一丝古典美。

母亲说：“你戴着好看，就送你好了。”我知道这发簪是姥姥送给她的，姥姥在母亲十四岁时就离世了，母亲对这个发簪十分珍视。我说：“这么珍贵的发簪，您自己留着吧。”母亲说：“我现在头发已经掉得没剩多少了，还怎么戴发簪啊？”听母亲这么讲，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母亲今年八十九岁了，身体还算硬朗，但是毕竟年龄大了，生活上出现了很多的不便。母亲不喜欢在家洗淋浴，有去浴池洗澡的习惯，几年前我开始每周带母亲去浴池洗一次澡。母亲在池中泡过之后，我会认真地帮她从头到脚冲洗干净。

每次带母亲洗澡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小时候母亲带我洗澡时的情景。那时候，我最不愿意母亲给我洗头，我怕洗头的水会流到我的眼睛里，所以总是极不情愿配合母亲。如今，我给母亲洗头，母亲却十分乖顺，任凭我在她的头上揉搓，我让她低头闭上眼睛，她就低头闭上眼睛。只是每次这种情景出现，我的心里都会五味杂陈。母亲的头发不仅已经全白了，而且日渐稀疏，甚至连头皮都遮挡不住了。可是，曾经母亲的头发是那么的乌黑与浓密啊！

母亲十九岁和父亲结婚，结婚照上的她，眉目清秀，笑意盈盈，梳着两根粗粗乌黑的麻花辫，是那么的青春靓丽，楚楚动人。可是曾经那个貌美如花的女孩子去了哪里？她的满头青丝何时染上了秋霜，又是何时变得日渐稀少了呢？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母亲永远都在忙碌着。父亲在外地工作，五个子女需要养育，家中还有年迈的奶奶要照顾，一大家子里里外外都靠母亲支撑着。那时，我从来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起床和入睡。因为我起床的时候，母亲已经做好了一家人的早餐；我一觉醒来时，母亲还在灯下缝缝补补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母亲经常把细粮换成粗粮，这样家里的粮食就会充足很多。母亲曾经把供应的白面攒起来，做成蓬松细软的馒头，用做了保温的小箱子装起来，背到客运站门口去卖。客运站是我上小学的必经之路，那时，我怕同行的同学知道，站在客运站门口卖馒头的女人是我的母亲，母亲从来不打招呼，总是躲躲闪闪地低头而过。如今回想起来，自己当时是多么不懂事啊！因为母亲的勤劳和精打细算，在那个年代，我们家虽然每餐都是粗茶淡饭，却总是略有剩余。

母亲把所有的光阴都奉献给了家和她的孩子们，我没见过母亲在最美的年华里，穿过过什么像样的衣服，她永远是粗布衣衫，就连姥姥送给她的发簪，也从没见过母亲戴过。如今条件好了，可母亲却老了，老得如诗中说的那样“白发不胜簪”了，这是多么让人伤感和遗憾的事情啊！真希望，时光能缓，让母亲衰老的脚步慢些、再慢些……

荣辱看淡方自在

□李仙云

中学时，父亲常说我身上有“三气”，娇气、傲气还总不服气。或许是因为父母总偏爱老小的缘故，我被宠溺得听不得一句批评“逆耳”之言，谁若横眉竖眼给我说几句尖酸刻薄，就跟我踩着了尾巴一样，我瞬间就炸了。可当被命运推入谷底、身体严重受残连生活都需他人照料时，在经年累月的磨砺中，在了悟了太多世间艰难与不易后，我越来越懂得失意时需泰然、得意之时必须淡然，面对别人的赞誉与贬损，更需坦然。

说来凑巧，有次竟然在同一天，我看到两篇网友写的文章，其中一篇发表在报纸副刊上，作者是我极仰慕的一位知名作家，也是我的好友。他是多家名刊的签约作者，才华横溢谦逊随和。在他的笔下，我不仅身残志坚热爱生活，还佳作连连，发表于名刊大报之上。我们曾有语音的切磋交流，他赞誉我声如“天籁”。这些赞誉之词让我信心满满。在那篇文章下方，竟有人留言我是他极敬佩的才女作家，用熠熠生辉的作品激励了很多人，读之更让人有了向善向上的力量。那一刻，喜褒厌贬的我，也不由得汗颜了。如此厚重之赞誉，让我深感惶恐，那就权当激励了。

另一位写我者，是一位网红写手，他多年坚持一日一文。那日我正受邀担任评委，参加残联举办的短视频大赛。每一个故事都触我心扉，举笔打总分让我权衡良久。刚评选出结果，我在报社工作的友人发来一个链接，打开一看犹如冷不了被人从背后抽了一鞭。此文通篇都是对我的恶语不屑与冷言嘲讽，对方讥笑我很早便以“草根”的身份加入省作协；我被一名刊编辑撰文称“女版史铁生”更是让他嗤鼻冷笑，觉得我毫无自知之明。我曾作为嘉宾与此君一

“夏至，晨起菱荷为衣，傍花树吸露润肺……午后，剝椰子羹，浮瓜沉李，捣莲花饮芳芳酒，日晴，浴罢温泉，濯小舟，垂钓于古藤曲水边，薄暮，轻敲蒲扇立层岗，看火云变观。”读之，一种恬静安逸流淌心头，每每进入“心凝形释，与万化冥合”的诗化境界。

溽暑夏日，市声聒噪，心中时时浮现故园波光帆影、烟柳农舍。暮色里，聆听农人荷锄而归的谈笑声，村童唤羊吹牛声，亲情萦绕胸臆。

农家小院，桑槐构榆，漏院而清凉，一片幽微情趣。院里填满鸟雀的喧闹和夕光的绚烂。院里并壁苍苔。木桶撞击井壁，空洞久远，有丝竹管弦之韵。碎砖堆砌的花圃里，栀子清芬，仙仙妖娆，靡芜散香，扑入衣袂。农具悬挂檐口，昭示稼穡艰难。

夕光下，有耄耋老者和垂髫少年，就着桑木桌看闲书，下象棋，糊纸鸢。村姑结网，村妇裱裙裤，老翁搓草绳，渔姑拣鱼虾，壮汉鬻河泥，乡土风情，如入北宋范宽的画境。

雅事生清凉

□官风华